

俄羅斯

記者Victoria Gómez (意大利語): 俄羅斯東正教宗主教Kirill與教宗方濟各歷史性初次擁抱與見面，灼熱了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東正教信徒的心。散居在一千萬人口中的小團體獲得合一夢想的滋養。

商人Serghej Yartsev : (意大利語)

:

最近二十年，人事變遷不少。首先面對每天生活的困難，我們發現天主，認識了天主後，如同我國很多人一樣，為我個人這是一個很深刻的發現。我們團體有幸可以看到天主所施行化工的這些時刻，我們只是默默地跟隨着，盡可能不去糟蹋……希望繼續往前生活。我也希望有迅速的進展……

記者Galia Abaturova (俄語): 我是記者。一天，他們提議我去訪問一個來到這裡工作的醫生，名叫Monica Mayerhofer。有一次，她對我談及普世博愛運動。我從來沒想過一個快到四十歲的人，可以徹底地改變生活。大概十年前，當我們的女兒在教堂裡結婚的時候，我埋怨丈夫沒有和我舉行婚姻聖事，便一起生活了許多年……於是，八年前，我們在教堂補行婚禮。我們走向天主邁進了一步，然後繼續我們的道路。

作曲家Oleg Stepurko (俄語): 生活發生不幸時，天主常常給我們安慰。我們的堂區的Alexander Men神父被謀殺後，我們就好像一群迷路的羊，不知去向。上主卻讓我們去認識「運動」。盧嘉勒便成為我們的母親，守護著我們。

我的學生年紀少，要他們明白一份靈修精神是不容易的。我在基督徒家庭長大。我按「運動」的原則教導他們，但不說教，以身作則，用生活來作證。很多時，我都收到一些鼓舞的資訊：「您是這裡最好的老師……您說的都是美得不可思議的事情。」這時候，我便坦誠打開心靈，開始講述：「我什麼都不是，我是虛空的。我所擁有的都是來自天主。」

音樂家Grisha Shilo (俄語): 我的童年生活相當困難。我沒有爸爸，在機構宿舍裡長大。自小便自我封閉。內向孤獨的我，漸漸一步一步地學會了與人建立友情，我學了怎樣去為他人付出。我是從事音樂工作。我常常要出差。由於我的職業帶來很多誘惑。有人知道我竟然相信天主，便覺得很詫異。可是我說出我的想法，因為直到今日，我再不可以否認這事實。然而他們也接納我，並沒有把我開除。

經濟學家Tanja Minakova (俄語): 我17歲那年，透過一位朋友認識了天主。就是這樣新的事物進入了我的生活。有人給我生命意義，帶我向前走，充實自己。我攻讀的專科是經濟學。那時，盧嘉勒正在開始共融經濟新計畫。我明白到這就是我的使命。現在我與一個社會公益機構合作，經營第一個計畫。我希望不但能夠營造更多工作崗位，幫助更多人，也能夠見證天主，讓別人都可以認識天主。

Ieromonaco Giovanni (意大利語): 大部分的普世博愛運動成員都是東正教徒，因為大部分的俄羅斯國民都是東正教徒，但也有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，或非教徒，或無神論者。我們是個很團結的團體，屬於另一種傳統的，或另一種觀點，很充實豐富，帶點預言性的經驗——成為一個「大公合一」的教會。事實上，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的分裂，只是因為過往的歷史、誤會、戰爭和很多負面的事情。那麼，要正面的看歷史，用一個驅使我們更往前的歷史觀來治癒這些創傷。

駐俄羅斯教廷大使Mons. Ivan Jurkovič蒙席(意大利語):

莫斯科需要合一。我相信莫斯科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需要重要。通常人們都是認為莫斯科首都是其地理、經濟和政治的重要性，其實莫斯科是一個宗教意味的首都。不同教會是按各自的規則而發展，但也都是植根於同一部福音。教會合一運動就是這樣開始，藉著靈修和各種偉大的神恩獲得滋養。合一就是當前最必要的。這個世紀，歐洲刻畫著那麼多的困難，那麼難以理解的事情，教宗方濟各與宗主教Kirill在哈瓦那的會面就是答案了。

Santi Cosma e Damiano堂區 Padre Alexander Borisov神父 (俄語): 關於宗主教Kirill和教宗方濟各的會面，我可以說俄羅斯的意見分歧。兩個大教會的領袖終於見面了，這是一份莫大的喜樂。我相信我們的社會裡，各個社會組織向來都互不相顧，甚至附近的民族，如烏克蘭、俄羅斯等都分開派別，各自為政。這次會面將會改變我們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。

服裝設計師Alla Fedotcheva (俄語):

如果所有基督徒之間不能達成合一，沒有任何基督徒可以安心理得地活著。宗主教Kirill和羅馬教宗方濟各的會面對我們在俄羅斯居民有什麼意義呢？它帶來希望、平安、展望，看到合一世界指日可待。

1997年5月3日，盧嘉勒寫給莫斯科Tatiana

Zhukova：「需要時間去栽培，但是這株理想的小樹會長大，成為一株強壯的大樹木。」